

往昔追忆系列·之七

致编辑·图书卷

卢昌海

Copyright © 2023 by Changhai Lu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For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lu_changhai@yahoo.com.

10 9 8 7 6 5 4 3 2 1

目录

自序	I
清华大学出版社	1
引言	2
《寻找太阳系的疆界》	5
《太阳的故事》	48
《黎曼猜想漫谈》	66
及其他.....	86
科学出版社	151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6
商务印书馆	187

自序¹

《致编辑》是跟写作有关的书信辑选，总计有两卷——《致编辑·报刊卷》和《致编辑·图书卷》，分别辑选了写给报刊编辑和图书（出版社）编辑的书信。这两卷电子书的内容将不会以网页形式发布，故将是我的首批以电子书为唯一发布形式的文字²。

编这两卷书首先是出于一种个人兴趣——一种对日记和书信的个人偏好。在一则昔日微博中，我曾写道：

书信和日记是我喜爱的，因为比别种文字更原

¹ 本书跟《致编辑·报刊卷》系同时规划，分期制作，故共用序言。

² 我主页的长期读者也许会问：这两卷电子书跟我在主页上宣称过的“本人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任何 300 字以上的文字，均可在本站找到全文”是否矛盾？对此，电子书《微言录》（三集）自序中的一段话可作回答（虽然也许是略带诡辩的回答）：“并不矛盾，因为……（这一点将为今后所用），我的电子书也是‘本站’的一部分（故有所谓‘本站电子书’之称），只不过格式不是 HTML，形式不是免费而已。”

II

汁原味，且有一种活到他人生活里的虚拟现实感——这对于“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的我们，几乎是人生的延展。

如果说读他人的书信和日记有一种“活到他人生活里的虚拟现实感”，那么整理自己的书信和日记，则如同是重温自己的生命之旅，重返自己的生命现场。这种感觉在早年整理日记，及先前制作跟日记有关的电子书时已有过体验，想要再体验，从素材角度讲，就只剩下书信这一种类型了。这种素材上的有限性，正如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的序言里针对写纪念文章的“资本”所作的形容：“有如钞票似的……用掉一张便少一张，自己不可能来制造加添的。”

体现这种素材上的有限性的，还有一个这两卷书特有的因素，那就是：这两卷书辑选的虽名曰“书信”，实则乃是电子邮件——因为我身处的是所谓数字世界，我

III

的写作以个人主页为场所，我跟编辑相识于网络，彼此的书信自然也全是电子邮件。但电子邮件相较于传统书信虽属新生事物，在中文世界里却颇有些未老先衰——从若干年前开始，就已越来越被微信所取代。我跟编辑的书信往来也不例外。而微信虽也是一种交流手段，甚至更加快捷，却也恰恰因为快捷，变得不像书信而像聊天（其中一部分干脆就是语音）。对注重文字的我来说，那样的交流已无收录价值（事实上，除对个别重要内容截屏留存外，我的微信通常是过后即删的）。电子邮件的这种未老先衰，为素材上的有限性增添了一个时间上的边界。跟前辈文人的书信绵延一生——故而往往要曲终人散后才能得窥全貌，也才适合及才被整理——不同，我跟编辑虽都还“健在”，书信往来却基本已成往事，不太会再有新素材了，从而不仅已适合整理，甚至已大有整理之必要，因为数字世界里的书信，只要一个帐号故障，就可能片字无存。

IV

这种因微信而渐趋消亡的书信往来，也许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中国大陆及与之相联的整个中文圈的普遍现象。我不知道未来的中文新书里还会不会再有“书信集”这一类别，倘有，或许跟我这两卷《致编辑》多多少少会有些相似：比如也会是电子邮件，甚至时间上的边界也会大致相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卷《致编辑》不仅是我个人的生命之旅或生命现场，或许也是很多同时代人共同经历过的一个时代的遗迹或缩影。

接下来对这两卷《致编辑》电子书的具体内容作一个简单介绍。

首先要强调的是，这两卷《致编辑》只是书信辑选——是“Selected Letters”而非“Complete Letters”。之所以如此，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对电子邮件未作细致分类，故只能通过搜索关键词（比如报刊名、出版社名，人名、邮址等）来汇集邮件，漏网在所难免；另一个（更

重要的)是,相当比例的邮件是固定流程的简单重复,作为“样本”或“标本”收录一二足矣,全数汇集则是浪费篇幅。此外,在微信取代电子邮件的“transition”阶段,因一部分交流转到了微信,使邮件与邮件间的关联变得支离破碎,破碎到一定程度,也就不值得收录了。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则是,这么多年下来,难免有些书信是值得收录却因包括误删在内的种种原因而不存了。

不过尽管只是辑选,有实质内容的书信却基本都被收录了。这些书信从范围上讲,涵盖了我与之打过交道的绝大多数报刊(以传统媒体为限,网络媒体不在其列),及出版过拙作的所有出版社,也涵盖了跟几乎每种报刊及每个出版社的联络缘起、经过及结束(假如已结束的话);从题材上讲,则除约稿、投稿、交稿、校稿等常规环节外,还涉及了对审稿人意见或建议的回复,编辑对我或(极偶尔的)我对编辑的催稿等;甚至还有拒稿、撤稿之类的小风波……其中有些还不无曲折,远比日记

更细致地记录了我的写作历程，也是我在某些书的前言或后记里述及过的事件背后的资料基础。

其次要说明的是，虽有部分例外，但这两卷电子书原则上只收录我的去信（故曰《致编辑》），而不收录编辑来信。这是因为，书信据我所知涉及两个层面的所有权：一封甲写给乙的信，物件所有权归乙，文字所有权却归甲。对电子邮件来说，物件所有权不是问题，但编辑来信的文字所有权是归编辑的，故原则上不予收录³。不过考虑到单方向的书信不易读懂，我对编辑来信的要点有时会略作介绍或转述，对信件的写作背景也往往会略作交代，以使全书逻辑贯通。

最后还有几个小细节值得稍稍交代一下。

其一是：如前所述，跟前辈文人的书信往往曲终人

³ 当然前面也说了，有“部分例外”，那些例外在收录时大都会略作说明。

VII

散后才被整理不同，这两卷《致编辑》电子书是在我跟编辑都还“健在”时就整理的，故虽无敏感信息，仍决定隐去多数编辑的姓名及称谓（少数例外则是因早已公开撰文提及过）。本人跟编辑皆非名人，对多数读者来说，姓名及称谓写出来亦不过是陌生的“字符串”，略去了想必也不至于损失多少信息。

其二是：书信的时间（包括时间的格式）是直接从邮件上复制的，在往来书信的情形下（如前所述，这两卷《致编辑》电子书原则上不收录编辑来信，但有部分例外），偶尔会出现来信和去信的时序颠倒的情形，这并不是因果律遭到了破坏，而只是我跟编辑处在不同时区所致。

其三是：整理旧信就跟以前整理日记类似，颇能读到些文字上的“少作之悔”，但也跟整理日记时的做法相仿，除对笔误、标点等略作订正外，文字风格一律维

VIII

持了原貌，内容上的某些删略（多为略去网址等），则均以脚注形式作了说明。

其四是：每份刊物或每个出版社在书中各占一章，相互排列则大致以初次合作的时间为序。

最后则是：这两卷《致编辑》电子书除如前所述，是我的首批以电子书为唯一发布形式的文字外，书信本身及间杂于书信前后的背景交待之类的文字还包含了我在写作、发表、出版等方面的体验及看法，很多是从未在其他文字中述及过的。这些也都是这两卷书的独特之处。

2022 年 7 月 4 日

科学出版社

我跟科学出版社合作过一本书，即前一章多次提及过的《经典行星的故事》。该书出版于 2016 年，但出版缘起可回溯至 2014 年 6 月 17 日。那天，我收到科学出版社一位编辑的来信，邀请我替该社正在策划的一个“高端科普选题”写一本科普作品，“介绍星空、星系、宇宙、太阳系等知识，教给天文爱好者如何辨认各种星座等”。我作了以下回复：

Tue, Jun 17, 2014

[...]，您好，

谢谢来信约稿，也谢谢阅读拙作。可否介绍一下您提到的高端科普选题在篇幅、读者对象、交稿时间等方面的信息？我不擅长撰写太浅显（比如面向小学、初中生等）的科普，另外因不是全职写作，故速度也慢，按以往的经验是 10 万字的篇幅往往要花两年左右的时间，这些对约稿者恐不无困扰（已出版的作品除《太阳的故事》外，都是快写完时才跟出版社联系，从而免除了对方候稿的麻烦）。

从选材的角度讲，我倒是考虑过写一本介绍太阳系行星（包括一部分卫星）的书，作为拙作《太阳的故事》的姐妹篇（因此难度上可能类似于《太阳的故事》）。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编辑立刻回了信，提供了两本书的链接作为所提到的“高端科普选题”的样本，同时也询问了我提到的“《太阳的故事》的姐妹篇”的信息。我作了以下两封回复（两者之间有一封编辑来信略去了）：

Wed, Jun 18, 2014

[...]，您好，

所提供的链接似乎没有试读部分。不过那两本书都是有关观测的，与我撰写的偏重理论的书并非同类，参照作用不大。您如果有时间，

可在我网站上看一下《太阳的故事》，以对比贵丛书的深度。

我尚未拟定写作计划，也许是每个行星一章，如果写的话大概起码要 10 月之后才会开始（如果贵系列是一个长期的出版计划，我可以等到第二批再考虑参加）。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 □ □ □ □ □

Wed, Jun 25, 2014

[...]，您好，

关于行星的书我打算写行星本身的各种性质，比如表面环境、内部结构、卫星、光环等，而不写发现过程（因后者会与拙作《寻找太阳系的疆界》相重复）。不过由于有其他稿件要写，目录和样章都要十月份之后才会动手，年底左右才有可能提供。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这之后通信中断了几个月，原以为是被我那“往往要花两年左右的时间”说跑了，但9月初忽然又收到编辑的来信，称“我们之前所说的《行星的故事》社里今天刚刚批了下来”，并寄来了出版合同的草稿。不过草稿里的交稿日期“2015年1月3日”显然有悖“往往要花两年左右的时间”这一写作速度，于是有了下面几封往来书信（因衔接特别紧密，转述反而累赘，就将双方书信一并收录了）：

Wed, Sep 3, 2014

[...]，您好，

可能我以前回复中的下面这段话的含义不够清楚，使您产生了年底可以完稿的印象：

“目录和样章都要十月份之后才会动手，年底左右才有可能提供。”

其实我指的是“目录和样章”年底左右才有可能提供，不是全书。按我的写作速度，写完一本书起码要一两年的时间。我在以前信中说“如果贵系列是一个长期的出版计划，我可以等到第二批再考虑参加”，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 □ □ □ □ □

Wed, Sep 3, 2014

卢老师

您好，感谢您的回信。

我没给您解释中间的过程，直接就给您发了合同草稿，肯定搞得您一头雾水，真是抱歉。

是这样的，我明白您所说的 10 月份之后才能开始写样章，并且于年底左右能提供。那么，为什么这次我还报选了您的选题呢？这是因为科学出版社从报选到审批下来的时间比较长，一般为 3 个月。而且选题成系列报选通过的几率会更大。因此我把相近的几个选题放在了一起成一个系列来报选，其中就包括您的《行星的故事》。当然了，并不是说本次选题通过了就必须得头一批出版，根据交稿时间，可以分批次出版。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说《行星的故事》不放在本次而放在下次报选题的话，会造成以下局面：

1. 选题通过时间更长，估计得半年以后了。
2. 单个选题报选的话，审批通过的可能性大打折扣。

基于以上考虑，我本次一并报选了《行星的故事》。这样一来可能会给您一个强人所难的印象，基于以上原因，希望您能理解。

那么，选题通过后下一步就是签订出版合同了，交稿的时间可以根据作者的个人情况进行调节，如果说您一两年能写好的话，我们可以把交稿时间规定为 2016 年 9 月 4 日或者其他时间。

当然了，您如果觉得非常生气，认为我没经过您的同意就擅自报选了选题，也没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下次合作愉快。不过，我个人的话，非常希望能跟您这次合作《行星的故事》这本书。

当然了，最终决定权在于您。

期待您的回信。

祝好！

[...]

□ □ □ □ □ □

Wed, Sep 3, 2014

[...], 您好,

您言重了, 您是好意, 我当然不会生气, 只是怕我的话误导了您使您浪费时间去申请。

如果交稿时间可以由我定, 那原则上是没问题的。不过我希望等贵社看过样章之后再签合同。因为合同一旦签署, 假如发现样章不满意, 就比较难办了。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 □ □ □ □ □

Wed, Sep 3, 2014

[...], 您好,

我读了一遍合同, 发现若书稿不合贵社要求, 唯一的后果只是贵社有权不出版, 这对我倒不是问题。因此现在签合同也可以。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跟科学出版社的合同往返花费了较长时间，尤其是对方收到我签名寄回的两份合同（其中一份需出版社盖章寄还给我）后，迟迟未将我那份寄还。而我对行星题材的写作兴趣其实并不强——甚至可以说是很弱（从之前诸信的语气里也能大致看出），故在这一环节拖延两个多月后，写了下面这封信，建议取消该书：

Sun, Jan 11, 2015

[...]，您好，

第二份合同不知是否如前信所述寄出，但我迄未收到。

其实关于这本书我一直有些矛盾，想跟您商量，又觉得可能为时已晚。不过从合同迟迟未收到来看，或许您那边恰好也有为难之处，就在这封信里说了吧。

写《行星的故事》的想法是在写《太阳的故事》时就有的，但这几年下来，我对那个想法的兴趣已经淡了，上回您来信约天文稿子时我不好意思回绝才重又提起，本以为两年之期会让您失去兴趣（以前也有编辑向我约稿，但大都比较急，想几个月就完成，而我的速度一般总是要两年，因此多数编辑不能接受我的写作速度已成为我的经验），没想到您答应了，我于是也只得硬着头皮接下来。但假如您碰巧也有了为难之处，我建议取消这本书，等有更好的题材时再合作。

我对《行星的故事》兴趣转淡有几个原因：一是已经写过两本有关天文的书，想换换题材；二是《行星的故事》是很老套的题材，跟《太阳的故事》一样，虽然我自信仍能写出点新意来，读者却未必买帐。事实上《太阳的故事》在我早期几本书里确实是销售较差的，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以上因素希望您能考虑一下，即便合同的

延误仅仅是因为工作繁忙而非遇到为难之处，考虑到上述因素，您若能取消《行星的故事》而等更合适的题材，我也是很乐意见到的。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但编辑在请示了领导之后表示，尽管也可以在其他题材上合作，但“原有的选题最好坚持做下去”。于是我回了下面这封信：

Sun, Jan 18, 2015

[...]，您好，

好吧，既然签了合同，自无单方面改变之理，既然您这边主张做下去，我会尽力的。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下面收录的是关于清华大学出版社提议的以《霍金的派对》交换《行星的故事》一事的系列书信（事由参阅上一章），在上一章已部分收录过，但为本章内容的连贯起见，仍重复收录一下（不过这里收录的是更完整的往来书信）：

Wed, Jul 29, 2015

[...]，您好，

很久没联系了，近来可好？

这次写信主要是有一件跟《行星的故事》有关的事情要跟您商量一下。

您也许知道，我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过几本书。事实上，那是此前我唯一合作过的出版社，目前仍有一本新书在进行，书名为《霍金的派对》，是我过去几年在《科学画报》发表的文稿的合集（内容比在《科学画报》发表的版本略多，因后者有时经过编辑的删改）。

此次要跟您商量的事情是这样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看见我撰写的《行星的故事》的前三章后觉得此书跟以前我在他们那儿出版的《那颗星星不在星图上》及《太阳的故事》可以组成一个“三部曲”（因为主体内容都是有关太阳系天体的），因此他们向我提议，可否将《行星的故事》与《霍金的派对》互换，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者，科学出版社出版后者，以便前者可以与已经出版的那两本书构成“三部曲”。

我觉得这个提议不无道理，因此特意写这封信跟您商量一下。单纯从销售预期上讲，按以往的经验，《行星的故事》恐怕会逊色于《霍金的派对》，因为她跟《太阳的故事》相类似，都是题材不太新颖的书，而《太阳的故事》在我的作品中是迄今最受冷遇的。与之相比，《霍金的派对》虽然是短文的合集，但题材全都是有关新近科技的，更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因此，这个提议在我看来确实是出于想让《行星的故事》与另两本书构成“三部曲”的考虑，而非经济层面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对我的作品

归类有益处，同时对贵社也并无不利的提议。

交换的另外一个小小的好处是：《行星的故事》的写作进度有点滞后（目前才写完三章），交稿时间恐怕也会有所延误，而《霍金的派对》由于是整理现成稿，可以很有把握地于今年内交稿。

为了便于评估，我将《霍金的派对》的篇目附在下面（整理时还会增添一篇自序），请您过目。收到这封信后请先回复一下，但决定本身不忙着作，由于涉及到合同的变更，您可以跟同事及领导充分商量后再作决定。如果评估过程中需要其他信息，也请随时来信。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下附篇目从略）

□ □ □ □ □ □

Thu, Jul 30, 2015

卢老师

您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因为从流程上来讲的话，选题不可替换，每个选题都对应了具体的内容和作者，如果替换的话，需要重新报选选题。但是让我再考虑下吧。我最近一周都外出，没在单位。等我下周静心想下，再给您准确的答复吧。

祝好！

[...]

□ □ □ □ □ □

Fri, Jul 31, 2015

[...]，您好，

此事确实是辛苦您了，好在时间并不急，延后几个星期再回复亦无妨。您可以慢慢考虑，甚至试着先将《霍金的派对》报选一下看能否通过再作决定。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 □ □ □ □ □

Thu, Nov 5, 2015

[...], 您好，

换书的事自问您以来已有三个多月了，考虑得如何了？麻烦给个答复。《霍金的派对》一书我打算在近期内整理交稿，需要知道是交给哪一边。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 □ □ □ □ □

Mon, Nov 9, 2015

卢老师

真是不好意思，忘记给您答复了。我这边最

近选题比较难报，您还是把《霍金的派对》给清华吧。另外，您说的这个事情估计够呛，听领导的意思是不行。

祝好！

[...]

□ □ □ □ □ □

Mon, Nov 9, 2015

[...]，您好，

来信收到。没问题，清华方面有此建议，我出面问一下而已。既然不便改选题，就照原选题吧。《霍金的派对》仍给清华。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换书”的提议至此搁浅。

数月之后，跟我联络的编辑离开了科学出版社，其所经手的稿件——包括拙作——皆改由另一位编辑接手。我给后者写了以下的确认信：

Wed, Feb 17, 2016

[...]，您好，

收到[...]编辑的邮件，告知其将要离职，与稿件有关的事宜转为与您联系。我与贵社有一本《行星的故事》的书稿合作，拟于年内交稿，与您确认一下是否一切照旧？同时也与您二位同时确认一下[...]编辑离职这一信息本身（因如今邮件病毒自动发邮件的事时有发生）。

收到请回复一下。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此信发出后石沉大海，未收到任何回复。不过我倒

也不以为意，一来是我的写作并不纯是为了出版，二来是我也并不担心出版无门。行星系列既然开了头，便继续写了下去。但写完了“土星篇”后兴趣终于耗尽，于是又给编辑发了一封信：

Tue, May 10, 2016

[...]，您好，

数月前接到[...]编辑离职的消息后曾写信给您，却未见回复（与贵社的通信时常不甚顺畅）。这封信是想告诉您，由于时间精力有限，写作速度大大落后于计划，加上行星探索领域的新进展源源不绝，拖久了连已写的部分也会过时，我不得已将拙作《行星的故事》的范围缩减为了《经典行星的故事》，涵盖从水星到土星的六大经典行星。目前这部分已经完成，字数约10万，网上反响还不错。若贵社对范围缩减后的此书仍感兴趣，请来信告知，我补上一篇前言或后记即可交稿。反之，若不再感兴趣，也望告知，以便我另行处理。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这次编辑立刻回了信，表示“支持您的想法，时间不等人，如果拖久了，有些内容的确会过时”。于是此书的范围及《经典行星的故事》这一新书名就此敲定，我于月底交了稿。下面这封信是关于校样（编辑称之为“小样”）的，主要是关于其中误用的“编著”一词（类似于先前的清华大学出版社误用“主编”一词——后者可参阅上一章）：

Wed, Aug 31, 2016

[...]好，

小样收到了，将在未来数日内校读并将勘误发给您。

有一处先跟您提一下（也会列在勘误中）：
我的科普无论文笔还是叙述逻辑都是原创，而

非通过对现成资料进行简单编排所成，因此首页的“编著”应为“著”——虽然几乎所有科普从资料角度讲都不是科研意义上的“著”，但“编著”带有很强的堆砌和投机取巧的意味，不适用于我的科普。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下面这组往来信件是回复编辑的一个疑问：

Sun, Oct 9, 2016

卢老师，您好！

《经典行星的故事》中有个问题想和您商量一下，108页中“是因为它很亮——无论以最大表观亮度还是平均表观亮度而论，都仅次于月亮和金星，是夜空中**排名第三的最明亮天体**。不仅如此，哪怕在最暗淡的时候，木星的表观亮度仍比**夜空中最明亮的恒星**——天狼星（Sirius）——更亮”，红色标注的文字感觉有

点不妥，既然是排名第三的最明亮的天体，后面又说“比夜空中最明亮的恒星更亮”，建议将“**最明亮天体**”改为“**最明亮行星**”，以上拙见不知可否，回复为盼，谢谢！

祝好！

[...]

□ □ □ □ □ □

Sun, Oct 9, 2016

[...]好，

信中提到的两句话相互间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无论以最大表观亮度还是平均表观亮度而论”，后者则是“在最暗淡的时候”（即以最小表观亮度而论）。行星的表观亮度由于跟它与地球的距离有关，因此是变化的，故木星以最大或平均表观亮度而论的排名跟以最小表观亮度而论的排名是不同的，彼此并不矛盾。

将“最明亮天体”改为“最明亮行星”会有

几个缺点：首先是月亮不是行星，因此这样一改，前一句中的“第三”就得改成“第二”，但有些天文爱好者可能熟悉“第三”这一排名，改成“第二”引发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以为我写错了。其次是这么一改的话，就失去了跟恒星之间的比较，从而信息量减少了。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至此，《经典行星的故事》的出版过程接近了尾声。下面两封书信是关于封面的建议，也是本章所收录的最后书信：

Tue, Nov 15, 2016

[...]，您好，

封面设计收到了，谢谢。

我比较喜欢第三幅，既素雅又有显著的星空感觉。不过请将已不是行星的冥王星去掉（因

此而腾出的空间可通过将其余八颗行星的轨道略往右延伸一点来填充)。英文书名应为“THE STORY OF THE CLASSICAL PLANETS”，字体或可缩小一点，以免对中文书名造成喧宾夺主的视觉压迫。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 □ □ □ □ □

Tue, Dec 6, 2016

[...]，又注意到封面的一个小瑕疵，那就是行星的色调全都是左侧亮右侧暗，这是合理的，因为太阳在左侧。但太阳本身也是左侧亮右侧暗则略有不妥。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卢昌海电子书·之十六

■■■ 作者的其他电子书 ■■■

11. 《我的“疫年纪事”》
12. 《漫话科学哲学》
13. 《微言录》（三集）
14. 《致编辑·报刊卷》
15. 《乱世学人》

□□□ 更多电子书可查阅 □□□

<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introduction/ebooks.php>